



内战全面爆发后，于敏随部队撤退，抵达安东，又到哈尔滨。他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，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，据此创作了新中国电影奠基之作《桥》。为撰写电影剧本《赵一曼》，他辗转多地采访，影片上映后反响不错。于敏之后获得更多赵一曼的资料，却因未能重新拍摄而遗憾。

为新中国创作电影《桥》



电影《赵一曼》剧照。



电影《桥》剧照。

心怀敬仰写“抗联” 老来犹忆《赵一曼》

《桥》投入拍摄之时，于敏已在为他的第二部电影剧本《赵一曼》做准备。

《赵一曼》的拍摄源于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的建议，他是抗日联军老骨干，说抗联英雄事迹可歌可泣，应该拍摄《赵一曼》和《八女投江》。“东影”安排于敏负责创作《赵一曼》，女作家颜一烟（于敏在延安时的老同事）接下《八女投江》（后改名《中华儿女》）的创作任务。

女英雄赵一曼的大名无人不知，却没人能说出她的具体事迹。哈尔滨已有了抗日英雄纪念馆，地址就在关押赵一曼的日军警备司令部，杨靖宇、赵尚志等均有遗物，唯独缺少赵一曼的。于敏按照某些线索，找了为赵一曼治过伤的张医生，但对方说当年只知治病，其他一概不知。找了护理过赵一曼的护士小韩，但凑巧对方病危，无法见面。万般无奈之际，一位叫李敏的原抗联女战士出现了。她和于敏连续谈了八个夜晚，叙述过程中还动情地唱起《红旗歌》等抗日歌曲。之后于敏和颜一烟又去齐齐哈尔，采访了传奇人物于天放。再去亚布罗尼森林，采访了另一英雄“干巴姜”（外号）……奔走两个多月，间接素材不少，与赵一曼直接相关的不多。只知道她从上海到东北，与地下工会的老曹假扮夫妻，老曹后来牺牲在牢中。赵一曼还曾组织电车工人罢工，其身份暴露后去农村参加抗联，担任团政治委员，敌报上曾以“红衣白马，双手持枪，飞驰如飞”云云来形容她的不凡。再后来，赵一曼在战斗中因受伤落入敌手，受尽酷刑，但在威胁利诱面前始终不吐一字。护士小韩和警察董某，为其所感，受其教育，三人密谋潜逃，却不幸被日本骑兵发现，逮捕入狱。1937年7月5日，赵一曼壮烈殉国。

于敏根据以上赵一曼事迹形成了剧本梗概，1949年4月上交初稿。导演沙蒙看了，表示基本满意。石联星看了剧本，自告奋勇要演赵一曼。之后，于敏亲持剧本送至中共中央东北局，恰好见到当年的老上级李初梨，时任秘书长的李初梨高兴地说：“不用看了，拿回去拍片好了！”

影片上映后反响不错，之后还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电影节。但于敏却有着满满的遗憾。因为后来，他又得到关于赵一曼太多太多素材，想在有生之年重写《赵一曼》，让英雄的形象愈加光辉灿烂，但这个愿望因故未能完成。

炮火中领命编教材 一路北撤赴哈尔滨

1946年6月的一天，于敏服从华东局安排，到山东省教育厅报到，被任命为山东大学讲师。内战已全面爆发，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，临沂即将变成前线，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只好撤退。于敏来不及站上讲台，就匆忙随队转移了。

战时的大学有一批从苏北撤退来的水平高、经验丰富的教师。教育厅据此成立了一个中学教材编辑委员会，于敏被任命为编委，兼语文组组长。他带着几个人，去藏在山谷里的书库查阅书籍。战争日渐激烈，他们在枪炮声中向北撤退，再撤退。其间，学生们不断加入支前队伍，渐渐走光了，课程也停了。教师

队伍却没解散，如此，于敏可以专心致志地编书。

一直撤到胶东，胜利接着胜利，但还不能完全遏制国民党军的攻势。这时编辑组的人已经星散，只剩数人与于敏相伴。途中下来命令：他们要化整为零分散在农村干部当中，约百人，秘密经过敌占区。于敏戴上礼帽，穿上夹袍，俨然商人模样，抵达威海。而刘公岛附近海面上有国民党三艘军舰布成的封锁线，大连去不成了，数日后新命令下达，要到安东（今丹东），当晚必须出发。

百号人挤在小艇甲板上，晃晃悠悠，远远地看见敌舰的灯光。但船长很镇定，笑着说：“不要担心，咱船小目标也小。

必要时先向东驶去，再转而北上……”他们安全地避开了敌舰的封锁。即将天亮时到达安东。

那时安东刚刚解放，蓦然间，于敏看见街头有张电影海报，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片《民主东北》，不禁大喜。他估计田方和王滨一定到那里了，决定找他们去。

得到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的准许后，于敏在大雪纷飞的一天，从临江启程北上，孤身向哈尔滨奔去。在东北局那座俄式建筑里，他见到了正在开文艺会议的“鲁艺”朋友田方等人。然后脱下便衣，换上军服。不等会议结束，他就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报到了。

投身“东影”开新篇 住在厂内找素材

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前身，是共产党长春地下组织在原日本“满映”基础上建立的东北电影公司。1946年10月，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，简称“东影”。厂长袁牧之，副厂长吴印咸，党委书记陈波儿，都是我国左翼电影的先驱。于敏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新中国电影人的行列。

光拍新闻片已不能满足军民的需要，“东影”决定试拍故事片。遵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旨，“为人民，首先为工农兵”，有的人下部队体验生活，有的人则下到农村。于敏选择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。

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是中苏共管的，于敏多次目睹了工友们忘我劳动的情景，体会到工人阶级

的优秀品质。而最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：在修江上大桥的时候，一种介于桥墩和钢梁之间俗称“乌龟盖”的大钢垫，在当时千金难买。厂里想自己制造，然而当时东北全境战火纷飞，国共两军胜败难分，一些工程人员担心“变天”，不敢出头。当时，工人们挺身而出，带头的是几个老师傅。他们修炉，搜求炭精棒，炼钢，铸造，夜以继日，终于让一批批“乌龟盖”爬上桥墩，用它们的脊背承载了千钧重压，让解放军的车辆从桥上滚滚向前。

于敏在厂里住了三个多月，带着丰富的素材回到省招待所。为了能安静创作，他“霸占”了大厅一根圆柱和环形椅，白天屈身在膝盖上持笔苦思，夜里在环

形椅上像虾米那样躺着睡，就这样写出了电影剧本《桥》的初稿。

《桥》应该说是新中国电影故事片的第一部文学剧本，被带回“东影”，看过的人都说有气势，也提了些意见。经过数次修改，1948年末投入拍摄。导演正是于敏的好友王滨。二人首次合作就取得了巨大成功。于敏后来在《自传》说：“《桥》其实在艺术上很粗糙，带有初期作品的特点。”但它是新中国电影的一块基石，具有“破天荒”的意义。

对于电影《桥》，周恩来总理曾说：“不管作品有什么欠缺，它总是我们自己的！”“我们自己的”这几个字让于敏感到无上荣光。